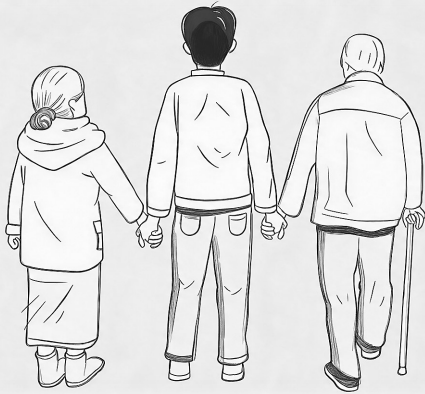


养大侄子我不后悔

“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,就是十九年前把我那苦命的侄子大刚接回了家。”读者陈女士说。



那时候我哥刚和嫂子离婚,说到底是他自己不争气,天天泡在酒瓶子里,班不上,家不管,好好的日子过成了一地鸡毛,嫂子实在熬不住,临走前把五岁的大刚留在了老房子门口。我赶过去的时候,孩子蹲在门槛上,脸冻得通红。我当时心就像被针扎一样,回家跟我丈夫商量了半宿,第二天就把大刚接来了,那年我自己的儿子才三岁。

那时候难啊,我和丈夫都是普通工人,突然多了个半大孩子,什么都要备两份。冬天买棉服,我咬咬牙给俩孩子各买一件厚的,自己和丈夫的袄穿了五六年都没换;学校要交书本费,我攥着工资袋算了又算,连菜都要等到傍晚菜市场收摊的时候去捡便宜的。后来俩男孩长到十几岁,饭量大得惊人,一顿能吃三个馒头,运动鞋穿俩月就磨破鞋底,我有时候晚上愁得睡不着,摸着黑算下个月的开销,我丈夫总拍拍我手说“没事,有我呢,饿不着孩子”。

过了几年我哥总算戒了酒,又娶了个媳妇,我本来想着这下

大刚能回自己家了,谁知道他俩转头又生了个小子,我哥更是连问都没问过大刚一句。有次大刚急性阑尾炎住院,我实在凑不齐手术费,硬着头皮去找我哥。他坐在沙发上嗑瓜子,说“我现在养小的还缺钱呢,哪有闲钱管他”,别说给钱,连医院的门都没踏进一步。

大刚出院那天,听见我和丈夫在厨房商量着要把家里的旧电动车卖了凑钱,转头就偷偷跑去找他爸,结果哭着回来,脸上两个鲜红的巴掌印。我当时气得浑身发抖,拉着大刚就冲到我哥家,指着他鼻子骂了足足十分钟,最后扔下一句“从今往后,大刚是我儿子,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”,从此就断了来往。那天大刚抱着我哭,说“姑姑,我这辈子就只有你和姑父、弟弟是亲人”。

苦日子总算是熬到头了,大刚从小就懂事,学习从来不用我们操心,高考考上了北京的985,大四就跟同学一起创业,开了公司,现在做得有声有色。我小儿子要读研究生,学

费生活费全是大刚包的,不让我们掏一分钱。这两年他赚了钱,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和他姑父换了套120平方米的大房子,每年都抽半个月时间带我们出去旅游,说要让我们好好享享福。

前阵子我那没脸的哥听说大刚出息了,竟然跑到公司去闹,追着大刚要赡养费,说什么“你是我儿子,就得养我老”。大刚当着全公司的人面怼他:“我五岁的时候你不管我,我生病住院你连看都不看我,我长这么大没花过你一分钱,现在想要钱?一分没有,你乐意去法院告就去告,法院判多少我给多少,但是别的,你想都别想。”

本报记者 韩璐

主持人的话:

生而未养,断指可还;生而养之,断头可还。陈女士和丈夫十九年的含辛茹苦,换来了一个懂得感恩、知恩图报的孩子。这世上最珍贵的,从来不是血脉里流淌的那点血缘,而是岁月里付出的那份真心。为陈女士点赞,也为大刚的硬气喝彩。

H 回音壁

7月27日稿件《三十载报恩路 何时才到头》讲述杨女士丈夫为报大哥恩情,无底线资助其子军军,导致军军赖上自家儿子。杨女士担忧恩情转嫁给儿子,深感委屈。

读者李树发:知恩图报本是好事,可溺爱从来不是爱。现在必须立刻给侄子“断奶”,逼他自食其力,否则迟早酿成两家的灾难。

读者陈恒海:杨女士两口子报恩的心意值得敬佩,但凡事都要有度。侄子这样无休止啃叔,反而是害了他一辈子。该把侄子交还给大哥自己管教,不能再兜底了。

3日稿件《“老伙计据点”让我放不下》讲述李女士退休后开办小卖铺,为附近空巢老人提供相聚场所。虽因此未能帮子女带孩子,但最终获得理解。

读者王云学:赠人玫瑰,手有余香。李女士做到了与人方便、自己方便。趁着您身体还硬朗,我特别支持您接着把小店办下去,用一颗善心,温暖更多人。

读者李朝云:李女士在自家开小卖铺,本就不是为了盈利,是想给独居的老人们搭建一个能聚在一起聊天解闷的温馨驿站。我实在敬佩她这份无私的心意!

韩璐 整理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350

阎芳州说:“到时好烟好酒侍候!”

金昌浩、王永学笑了。金昌浩说:“到时你小子不兑现,我们找杨玉琼算账。”

这次谈话,先后有政委于俊、参谋长金昌浩、政治处主任王永学出面,阎芳州信心更足,方向更明,决心也更大了。他看到了希望,杨玉琼似乎站在山头向他招手呢!

4

一天,苗丽萍找杨玉琼聊天,说:“阎芳州要被处理转业了,你知道不?”

杨玉琼很惊讶:“为什么呀?”

苗丽萍说:“有人告他对你性骚扰,怕留在部队影响不好,就想安排他转业了。”

杨玉琼说:“胡说八道!纯属瞎扯!我俩隔着门,他性骚扰我什么了!这不是冤枉人吗?”

苗丽萍说:“你不让他进门,他在外面喊叫、擂门,许是影响人家休息,有人就到支队长、政委那里把他告下了,听说政委找他谈话了呢。”

杨玉琼说:“他擂门,是想跟我说点事,我不想开,他就擂门了。那不是擂,而是敲,怎么敲门也有错呀?”

苗丽萍说:“你也是,他敲门你就让他进来呗,都是朋友,何必拒人以门外呢?这样多不好,还引起了别人误会。”

杨玉琼不好意思地说:“你不知道他多浑,放弃范兰枝来追求我,我是他俩的介绍人,你说,这让我怎么做人?再说,我有什么好值得他追求?还不是同情我们孤儿寡母?我不让他同情,我也不让任何人同情!老牛牺牲了,抚养会会是我的责任,我一个人也能把他拉扯大,把他抚养成人!”柔弱的杨玉琼在丈夫牺牲这一意想不到的打击面前,变得刚强起来。

苗丽萍说:“即使你不愿意,也不应该把人家阎芳州堵在门外呀!让人家进来,有话好好讲,有事好商量,不能做夫妻,还可以做朋友嘛!”

杨玉琼说:“我是为他好,他不知道寡妇门前是非多吗?”

苗丽萍说:“什么寡妇不寡妇的,说那么难听干什么!你是烈士遗孀,是我的好妹妹,自然也是阎

芳州的好妹妹,我和他来看看你,帮助你解决点困难不应该吗?是非多不多,他不来就没有是非了吗?你俩的传闻还少吗?谁信呀?谁不知道你和阎芳州行端坐正,像冰雪一样清白。别人说些闲话,就不来往了吗?听唧唧咕咕叫,就不种地了吗?这下好了,你把人家害了,害得要转业了,看怎么收拾吧!”

杨玉琼急了,急得直想哭,说:“这可怎么整?你是我姐,你帮我拿主意吧!”

苗丽萍说:“让阎芳州转业的事还没有定,我找老金和王永学,求组织上重新考虑一下,你这边对阎芳州和缓一点,来了你就让他进门,该咋样还咋样,看到你们俩关系正常,别人也就不会再说闲话嚼舌头了。”

待续